第五章　膏油与福杯

(62 至 86 岁；2001~2025 年；灵命丰收期)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二十三 5)

一、敌前摆设筵席

SMC(英文名 JS)横行霸道

南旧金山教会的分裂，其实同工 SMC 也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他原是菲律宾华侨，很有语言的天分，会讲流利的英语、德语、菲律宾达加洛语、闽南语、华语。娶了李氏亲家香港郭医生的女儿，所以算来还是李氏的远亲。在美国的时候，为李氏在柏克莱、波士顿等地争战，特别是在法律诉讼案件，立下汗马功劳，原属「卫李召会」中数一数二能言善道的领袖人才，但在「叩门运动」中因为不会讨好李氏次子李蒙泽，而被贬出「卫李召会」的权力核心，调到欧洲德国，但尚可称「地方诸侯」，在偏远的欧洲称霸一时。我曾两次到德国斯图加参加过他的特会，也备受他的上宾款待，被他的头号助手和他的儿女亲家接待。由于他的唯我独尊作风，触犯了德国人的傲慢性格，最终被逐出欧洲，回到南旧金山教会蛰居。

在南旧金山时期，他照旧我行我素，不把同工长老和圣徒看在眼里。特别是针对从香港移民来美的圣徒们，故意以「教会地方立场」挑拨。有一次在旧金山的同工年会中，藉讲台讽刺放弃「教会地方立场」的同伴，害我几乎替他担过。那次在休息时间，当我偕同我妻子在湾边散步时，对面迎来封志理和王智仁两位，封弟兄用很气愤的语调对我说：「他再讲，我就要给他好看！」以上乃是造成南旧金山教会分裂的主要因素，吴成灰同工(SMC 幼年时曾经在儿童班受他带领)因为老实，成了香港分裂出去之人的攻击对象。

其实，SMC 并未把吴成灰同工和其他长老们看在眼里，他平时不参加周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和负责弟兄的协调会，当长老们在主日上午当众宣布教会的行事预定时，SMC 便上台将长老们的报告一笔勾消，甚至同工年会中的报告也被他完全抹杀。有一次他突然心血来潮，参加了周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和负责弟兄的协调会，大家正喜欢得不能自制时，他问明原因竟恼羞成怒，一面离席一面宣称下主日他不再讲道，等到主日聚会别人被迫正要上台讲道时，他竟当众告诉年轻人，不要听老人的道，你们年轻人自己上去讲。以上乃是南旧金山教会的长老流着眼泪告诉我的。

调虎离山，自己反受其害

我为了调虎离山，鼓励 SMC 搬到芳泉谷教会来，因为这里有他的两个女儿，我想我能够容忍他，而他也真的听了我的劝导，夫妇两人搬下来了。想不到我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后来不得不悄然离开芳泉谷教会。

SMC 在芳泉谷教会的行径，可以举几个实例：(1)经常在主日上午的聚会姗姗来迟，且不管众人正在聚会进行中，他一到就将聚会的方向带转离。(2)有时他没有来参加主日聚会，理由非常牵强，例如他女儿家的水管坏了漏水，必须由他修理。其实可以暂先关闭水管总开关，等聚完会才修理。(3)强迫青年聚会「呼喊主名，祷读主话」(这是李氏所倡导的)，周复一周，我的大儿子觉得无聊，便不参加周六晚上的青年聚会，SMC 就在聚会中攻击他，迫使他退出教会。

SMC 无论在南旧金山教会或在芳泉谷教会，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当南旧金山教会在特会中，将别人所写的书陈列出来要免费分送时，就立刻叫人把书收拾起来。而他自己则经常吹捧他所写的小册子，在德国如何感动新蒙恩的人阅读后自动要求受浸。他多次特意强调，他从来不读别人的书，而仅读圣经。我想，这是不诚实的话。至少他在前些年曾读过倪柝声和李常受的书，晚近这些年则改读网络上的电子书。他这种排斥别人所写的书的态度，根本上与聚会听别人(或他自己)讲道的精神背道而驰，因为「笔述」与「口述」虽然形式不同，基本上都是经过人对圣经的消化后，述说出来与众人分享。

有一次，从西班牙来了一家拥护他的圣徒。我向 SMC 提议要请他们一家人吃早餐，由苏氏选定地点和时间，他也选了 cocos 西式餐厅和早上八点半，结果西班牙来的宾客和我们夫妇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九点半，才见他们夫妇两个人姗姗来迟，也没有道歉，仅说来迟的理由是要等小外孙女起床，上学以前跟她说声再见才来。这个理由实在说不过去，可见他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预言主再来的日期，失败收场

最近一次，SMC 突然心血来潮，预测主再来的日期，并且用跑码表放在网站上，一秒一秒地接近 2025 年五月他所预测「大灾难」来临的日期，就是他从以色列与三个阿拉伯小国签订和约之日算起，和平相处三年半以后，那个敌基督将会废弃和约，带进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基督显现在空中，结束这个世代。结果他的预测以失败告终，他也仅淡淡地回答询问的人说：「预测失准，错了。」主的话是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二十四 36)。SMC 用跑码表分秒不差地预测时辰，真是胆大包天，他的狂妄性格，在此充分暴露。可惜仍有圣徒，特别是具有「实事求是」性格的德国年轻人，竟仍在盲目跟随他，在此仅能归咎于撒但的迷惑，无可理喻。

SMC 的强势作风，使我的女婿和大女儿、大儿子和媳妇先后退出芳泉谷教会，因此我和我的妻子也随后退出，转往尔湾华人基督徒联合教会，主要以尔湾加州大学学生们为事工对象。其间，我也经常跑国内和东南亚各国，到处服事圣徒。至于我的二儿子和媳妇，从始至终并未加入芳泉谷教会，当时他们是在罗斯密教会服事年轻人。

JGM 对我虚与委蛇

关于 JGM，他在泰国和新加坡众教会服事时，他的儿子和女儿曾分别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银行家兼同工李文涛的女儿和儿子订婚，李文涛就在新加坡牙笼海边购置了一栋别墅(当地人称为吃风楼)让 JGM 夫妇和小女儿住在那栋别墅里面。后来不知道甚么原因，JGM 的两个儿女和李文

涛的两个儿女都解除婚约，改与台湾另一个富豪洪勤诚的两个儿女结亲。

JGM 所到之处，不停地引起风坡。曲郇民弟兄曾亲口告诉我的一位兄长说，「JGM 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物。」在澳洲墨尔本，吴光伍弟兄则亲口告诉我，「JGM 所到之处，都给当地教会带来政治问题(暗指引起当地教会的风波)。」

2001 年之后，有一次我在新加坡遇见 JGM 老弟兄，特地请他到乌节路的饭馆吃饭，席上，我请他以年长(senior)同工的身分，就近在北加州协调 SMC 和吴成灰两位同工的问题。JGM 竟然跟我虚与尾蛇，好像他全然不知道那些问题似的，对我说，「请吴成灰弟兄亲自跟我联络，把问题告诉我。」我回美后打电话给吴成灰弟兄，从他得到的实情是，他早已多次向 JGM 弟兄抱怨过。JGM 不仅向我装作不知情，甚至在两天后要飞回美国，新加坡教会的年轻长老陈其有弟兄送他到机场时，JGM 居然跟陈其有警告，叫他对我黄某人要小心。陈其有弟兄马上去问程瑞甫老弟兄，程老弟兄将此事告诉我，说他叫陈其有弟兄所当注意的是 JGM 而不是黄迦勒。

此事之后，JGM 在泰国趁着罗应勤老弟兄被主接去，到泰国各地教会以使徒的身分到处设立长老，企图将泰国各地教会划归他的势力范围。他对人声称，「SMC 有欧洲做他的地盘，我有东南亚是我的地盘，我不跟他合作，还要跟谁合作呢？」结果，SMC 的女儿和女婿在 JGM 自家根据地北加州库柏蒂诺教会直接跟他闹翻，两个人的合作之梦化为幻影。

JGM 命令停止年轻人的英语聚会

我的小弟在北加州库柏蒂诺教会服事，很受弟兄姊妹们的欢迎。他为人正直、勤劳，真可谓任劳任怨。有一位年轻人的外祖母彭老师母，就曾打电话给我，盛赞我的小弟。从南加州圣塔安那教会退休后，回去北加州养老的徐琼森老弟兄，他是倪柝声弟兄的远房亲戚后辈，也对我小弟赏识有加。

有一年我们夫妇到北加州库柏蒂诺教会参加吴成灰弟兄大儿子的婚礼，周六一整天都与 JGM 弟兄在一起。次日主日上午聚会前十五分钟，JGM 弟兄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把当天的讲台让给我，并且说他们教会决定开始查读「腓立比书」。我小弟的大儿子约瑟，当场听说这事，伸舌连呼 So soon(这么快)，意思是仅给十五分钟的准备时间，就要上台讲一个钟头的道。我欣然接受挑战，并且顺利完成任务。

上述 JGM 命令我小弟退出服事也引起库柏蒂诺教会的分裂，人数从三百多人减少到不足一百人。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求我小弟另外分开聚会，也有很多人干脆退出或甚至回到「卫李召会」。现在库柏蒂诺教会由 JGM 弟兄的独子和外孙把持，外孙甚至仅能用英语讲道。而 JGM 的两个亲孙女儿都嫁给外邦人，情况可悲。

罗斯密教会事件

其实我对罗斯密教会事件不仅是风闻，且因为受害人的父母跟我情同手足，所以我特别有「头手」的感受。当年发生被人企图污辱之时，我就听见他们亲口告诉我情节，只是大家对此丑事不愿声张，对方也暂被调离罗斯密教会，在附近 CE 市隐居数年，等到风声稍息之后，再度回到罗斯密教会，若无其事地大声唱诗、祷告，引起新近从北加州调来在罗斯密教会服事的 YTS 弟兄的注意，认为他(ZYY 英文名 DC)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意欲推荐他带领青年人。与此同时，ZYY 老毛病复发，不顾自己已经娶妻生子，竟想诱拐一个有夫之妇的姊妹私奔，被他的好友拦阻下来。而多年前受害

人的父母，认为 ZYY 实在不适宜担任青年人的领导，因此出面阻止此项推荐，但 ZYY 则矢口否认指控。

ZYY 的老父乃罗斯密教会的长老之一，ZYY 的堂嫂曾向人亲口承认其父亲在台湾时也犯过相同的毛病，父子两代异地同病相传。问题出在罗斯密教会另一长老 WZR 的儿子也犯了严重的过错，WZR 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同工，不知何故竟演出一幕两位长老彼此为对方的儿子遮羞，硬着头皮互相掩护，而其他的长老同工们也异口同声主张不许别人多管闲事，然而教会中绝大多数圣徒坚决不容许将此类过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于是长老们请来了威敏斯特教会的约翰英格斯和朱永干，前者引用李常受所用过的名言：「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约八 7)；后者则在讲台上捶桌声泪俱下。

众圣徒与掌权者对簿公堂，结果由于罗斯密教会购建之时便向政府登记为「无会员制非牟利宗教团体」，故此，掌权者一方被判获胜。大多数圣徒黯然退出教会，人数由约四百多位趋降至不足一百位。事件的发展，实在令人唏嘘。

被排除在 WCCC 交通之外

我先后参加了多次 WCCC 美国西海岸华人基督徒年度特会，包括在西雅图、旧金山、圣塔巴巴拉、长滩、拜欧拉大学。当初带领特会的有著名的江守道、陈希曾、蓝培德(犹太人)、王国显等位同工。这些人先后被主接去之后，有一年，我在 WCCC 年会的分组研讨会中，只不过简单推介我的网站文字事工，便被当场制止，知道我不被接纳。

在上海接触过朱韬枢

朱韬枢原是「卫李召会」中的一员干将，曾经在台北培训过数百名年轻的接班人。当时，他嘲讽台湾的青年人以留学美国镀金为追求的目标，但想不到过后不久，他自己也来美国，并且以克利夫兰为总部，在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多伦多一带地方称霸一方。李氏死后，被「卫李召会」的三十一名同工联名开除他，说他有野心，企图取代李氏而成为「卫李召会」的霸主。当时，我曾写了一封私函给他，劝他放开李氏，不要再摇着李氏的旗帜，单以基督为首，如此则海阔天空，大有可为。但他并没有给我覆函。

在这之前，我从未与朱韬枢弟兄有过接触往来，我为了访问小弟所带领得救的蒋宏隆弟兄，曾参加朱弟兄在上海所召集的特会，后来也曾在台北参加过两次林峰名弟兄为朱弟兄所召开的特会。我的感觉是朱弟兄并不尊重远道专程前来与会的弟兄姊妹们，每堂聚会的前段约半小时以上，尽是在台上闲话聊天，等到时间过去了，才匆匆念一下他所预备的纲目材料，就算是应付过去了。他这种态度，非常要不得。我跟他当时的左右手叶弟兄反应过，所得的理由是为了收集情况消息。闲谈是为情报，这样的理由，相当牵强。朱弟兄可能有意接办我的查经网站，我却把网站交给了蒋宏隆弟兄，而蒋弟兄又因向弟兄姊妹推介华理克所写的「直奔标竿」一书而被朱弟兄革除。这样一来，朱弟兄算是与我也切断了关系。

四面楚歌声中与主更亲近

感谢主所安排的境遇，按照外面的人来看，这时期的我，好像使徒保罗所遭遇的，「荣耀、羞

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林后六 8~10)。我的内心，从不把这些同工当作敌人。我唯一的敌人，乃是这些同工背后的撒但。所以我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能够为他们祷告，也以他们为我的借镜，求主保守我免受撒但的欺骗。在我的感觉里，我似乎被提升而超越过一切人事物，与主更亲、更密，享受祂作我能力和满足之源。这样，在我从职业退休之后的这些年间，彷佛「在地若天」，天天过着「在我敌人面前，主为我摆设筵席」的生活，何等美好。

二、膏油涂抹引导

受邀在尔湾带领长青聚会

我退出芳泉谷教会之际，正巧有一批圣徒退出在尔湾的迦南教会，其中有一位迦南教会的长老俞明，在查经网站上认识我，邀请我到他家带领长青聚会，由此展开长达二十余年的另一段寄人篱下的教会生活。虽然曾经被他们当众宣布，与俞成华弟兄的次子俞崇信、基督使者协会主任牧师李革舜、和我三人为教会的最高顾问，但实际上从未被咨询过，乃是空置的名衔。

长青聚会后来转移到教会所购置的「恩典之家」，参加聚会的老年人最多高达三十人，前后有五六位相继过世，内中有几位爱主的圣徒，例如俞明长老的岳母林老师母活到一百多岁，她在九十多岁时仍担任迦南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老师，她的众儿女都很爱主，其中有两位儿子、一位媳妇当过牧师，堪称众圣徒的榜样。长青聚会中尚有一位蒙恩没有多少年的姊妹方庆贵，她在北京时曾和丈夫同为中央科学院的院士，不幸患了肺癌，但仍旧坚持聚会，最后离世之前盼望与我见面，可惜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之际，我自己也被传染上病毒，无法相见，非常遗憾。

从轮值到淡出主日讲台

渐渐地，我的话语能力被众人认可，与教会从外边请来的三位钟点牧师轮流在主日聚会站讲台，每个月轮值一次，二十多年来上过两百多次的讲台。有的牧师仅邀请过几次或一、两年，后来教会聘请了一位常驻牧师，他每月讲二至三次，我一次，另多出的一次则训练本地的几位中年信徒，使他们被成全，在话语上也能够尽功用。教会也请我和驻会牧师组成话语事奉小组，负责安排各种话语的事奉，包括主日讲台、成人主日学老师、查经聚会小组带领人等。到了 2024 年年底，我自动退出主日讲台的服事，2025 年全年仅站过一次主日讲台。

在这多年的主日讲台服事中，我学习从在纸张上手写纲目，到改用笔记本计算机和苹果平板；从复印纲目到投影纲目。随着时代的进步，事奉的技能也逐渐改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之前，还曾利用两年多的时间，给教会中的中年人上过一系列的「事奉成全训练」，包括真理、灵命、性格、事奉等四大类，共三十九课，每课约耗时一个半钟头。与会的人都得着扎实的根基。

经常外出访问各地教会

除了南加州托伦斯、圣塔安纳、圣地亚哥、天普市、圣盖博、罗兰岗、卡尔弗市、圣塔摩尼加，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地的教会曾邀请我去担当客座讲员之外，还曾多次到西雅图、新泽西州玛波

罗、加拿大三角洲市等地的退修会主持专题讲座。又到国内和东南亚各地巡回访问教会或受邀讲道。有一次在南加州 La Puente 的白人教会中，试着用英语讲过道。在日本则多次用日语讲道或交通话语。每次回台湾，总必受邀说话，最多是在台北市的永康街教会。

有一次，临时受邀与台湾从前四大金刚之一史伯诚弟兄联合主持在圣塔巴巴拉的特会，因为他的女婿(郑天恩的儿子)因癌症末期，病情恶化，无法赴会，改请我代替他。每晚由史伯诚弟兄主讲，每上午则由我主讲，下午是由其他的同工们带领 Work shop(研讨会)。

凭信心签下办公室三年租约

我因为写作需要读许多属灵的参考书，曾有一段年月，每月以五百美元的预算，买了许多属灵书籍。历经园林市、威敏斯特等会所，除了我自用之外，也暂存在会所的图书室里面，提供教会圣徒们借阅，但所有属于我个人的书，均在前后的内页盖上所有权的印章，清楚表明那些书并非属于教会的。我离开威敏斯特教会之时，良心无亏地把属于我的书也带走了，但想不到有人传播谣言，说我黄某人竟将教会的书都带走了。其实在购置会所之时，因历来教会在安那翰、园林市的聚会都借用我自己所租的办公室，所以威敏斯特教会的董事会也同意划出教会办公室的隔壁两间，供我私人作为文字事工的办公室和储物室，并继续将我的私人图书放在教会的图书室内供弟兄姊妹们借阅。我平日也看顾会所作为回报。曾有一次，邻居拜火教信徒们的小孩调皮，扔了许多土石到我们会所的场地，我就过去跟他们的负责人办理交涉。

离开威敏斯特教会之后，我所带走的图书，必须另找办公室，为此我切切地向主祷告，求主容许我在住房附近找到一处合适的办公室。祷告之间，彷佛眼前有一副景象，是约但河横阻在我面前，不能通过，但看到河水突然干涸，我便觉得主已经为我开路。于是我便出去寻找，很快就发现离住处仅数百公尺外有一栋医疗专用建筑物正在招租，其中一个单位有四个房间，很适合供我写作并存放书籍之用。我觉得心里平安，便签了三年的租约，租金每年一万元美金。回家之后，求主来替我付租金。果然约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老弟兄王方源从洛杉矶远道来找我，说他身上有两个癌症(大肠癌和摄护腺癌)，而他的妻子突然中风，不能自理，问我可否受托照顾他们并管理他们的财产。我回答说，从前当我是高中生时，你照顾过我的属灵成长，如今你身体上有难处，我乐意回报你。

于是王老弟兄带我去律师楼，办理了「最后遗嘱执行人」的公证手续之后，便交给我二十万美元的现金，叫我存在银行里，所生的利息可以让我拿去用作文字事工，本金则用来作为今后他们的生活和医疗上突发事故的特殊费用，至于正常的一般开销，他们每个月都有退休金的收入，可以用来支付。我便将那笔二十万美金存放三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当时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五，刚好每年有一万元美金的利息可以用来支付办公室的租金。主对我祷告的答应，既迅速且准确，刚刚好一块钱也不多、一块钱也不少。后来，就在我那一间办公室里，曾经为我老母亲办过一场生日家宴，全体兄弟姊妹和他们的子女共有三十多人，都聚集在一起，同心同乐，都觉得美好无比。我的小弟更提议，今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可惜此后无法实现了。而那些属灵书籍，后来我都免费分送给南旧金山、芳泉谷、尔湾等地的教会。

照顾王方源夫妇，直到他们先后去世

发现王老弟兄夫妇家住洛杉矶墨西哥裔帮派区内，非常危险。我便替他们在我住的小区内用

他们的钱买了一个单位，好就近照顾他们。又用他们的钱请了王弟兄在国内所生的二女儿来照应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每月付她工资。我在搬家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平日所吃的食物有很多罐头，有些金属罐已经生锈，难怪王老弟兄会生大肠癌。这使我想起我们夫妇曾经被接待在台北杨刘秀华老姊妹的家，她是土地银行董事长杨基铨的太太，他们夫妇算是很有钱的了，但平日吃的也都是几年前别人送的贵重干货，每餐重复吃剩菜。平时存放在地下室里，被大水浸泡过也不丢掉，晒干后照常吃，最后他们夫妇两人也都死于大肠癌。

王老弟兄在我和他二女儿的照顾下，又活了几年才被主接去，其间，有时半夜突发紧急状况，我都送他到急诊室。我一直记得他老人家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如今活着一天就算一天，要好好活在主面前。」他被主接去时，我特地请王智仁弟兄安排他的安息聚会，并请王智仁弟兄出面邀请约翰英格斯和朱永干弟兄来参加王弟兄的葬礼并担任主讲人，却被他们两位拒绝了。王弟兄改邀请袁启安主讲，袁弟兄却在葬礼中乱讲话，东西南北胡扯，只讲有关他自己的事。

王老弟兄过世后，王老师母大姊的女儿住在加州中部弗雷斯诺，希望把她接去自己的家照顾，我就将王老师母送到弗雷斯诺，并且每月付给她的外甥女照顾费用，直到王老师母也被主接去，又为她在弗雷斯诺买了墓地和棺材，也替她办了葬礼。至于王老弟兄在南加州 Forest Lown 墓旁所预购的地，则送给王老弟兄的大女儿。王老师母生前所收集的各种纸币和银元，则送给她的外甥女。又按照王老弟兄所立的遗嘱，我以「遗嘱执行人」的身分，将律师公证的遗嘱影印本给王老弟兄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孩子们，就照遗嘱的所定的数目分配给她们。

三、唯主是我福份

退休后的家庭收支状况

我 62 岁提前退休，所以终我一生，仅能每月领国家给我的退休金百分之七十，而不能领全额。开始时，我们夫妻两人合计每月约领美金二千四百元(我一千六百元，妻子领半额八百元)，各别扣除约两百元的健康保险，实领总额约二千元，我们就靠这每月二千元的退休金，加上有些教会和圣徒给我的小额奉献款，我们二十多年来就这样过着退休生活。退休金给付逐年有小额的增加，幅度不高。

我从前的老板没有为我开设 401K 账户，我自己从所得的薪资中，每年存放四千美元的 IRA 账户。62 岁退休之后，我逐年在免缴税金的范围内取出来，拿到国内雇用了几位大学毕业的主内姊妹们，替我打字和翻译成英文，直到我的 IRA 用光为止，最后给每一位姊妹六个月的遣散费。当时(主后 2001~2005 年)大学毕业的薪资，我按照行情，每月给二千元人民币，后来稍有增加，我想，我不至于对她们刻薄。她们替我把全部新约圣经的注解都翻成英文了，另外的姊妹则替我收录了一些别人的圣经注解，分章放在「拾穗」栏中。这些成果也充实了查经网站的内容。为着我的文字事工，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甘心乐意为你们... 费财费力」(林后十二 15)。但愿主赐福给网站的读者们。

满足于「共管公寓(Condominium)」

本来我们打算住进老人公寓，但排队等了两年多，仍旧轮不到我们。还好我们卖了安那翰的房子，手头有十来万美元的现金，就在芳泉谷买了现在住的共管公寓(Condominium)，建地属于共

有，两房一厅，面积仅约 750 平方英呎，当时购价是九万五千元，至 2025 年时涨到四十来万元。感谢主，我妻子对于房间的格局相当满意，两卧房各有厕浴，必要时还可以接待客人。这些年来，前后接待了约十来次的客人。房子的地点非常便利，靠近 405 号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约一百公尺)，房子三百公尺的半径之内，有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图书馆，一间大教堂(华人浸信会)，一间大卖场，一间大健身房，一间大医院，一所小公园，两间大旅馆，三间大银行，十多间各式餐厅。过了三百公尺，就是一个超大的公园，面积有一平方英哩，里面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各式运动场，两个小湖，经常有各类候鸟前来停留。

此外，这里常年风和日丽，四季如春，很少下雨，空气干燥，平均温度摄氏二十来度，夏天偶而超过三十五度，但几天后很快就回到二十几度；冬天有时降到十度左右，很快就又回到二十几度。我们已经有五年以上，夏天从未开空调，冬天也从未用暖气。此地又靠近海边，距离汉廷顿海滩约五英哩，到著名的新港海滩、拉古纳海滩开车仅需二十来分钟。总之，这里真是一处适宜居住的好地方。

退而不休，殷勤笔耕

我虽然六十二岁就从世俗的工作上退休，但我事奉主的工作却永不退休，直到我见主的那日。我每晨四时即起，五时半唤醒老伴，六时至七时一起守晨更，七时吃早饭，八时出去走半个钟头的路，回来开始坐在计算机前，直到晚上十时，除了吃午餐(通常我一天仅吃两餐)、睡午觉、淋浴、祷告之外，就是写书。每天八至十个钟头，一直殷勤不休，比上班领薪水的人还要多付出，因为我的老板就是主自己，祂给我的薪水就是基督做我福分。

我的目标除了写完六十六卷圣经的注解之外，还有对许多圣徒的关怀，花时间和心神、体力，分享神的爱。

访问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约但、菲律宾和澳洲

我作为一个讲解圣经的人，得以和我姊妹参加陈希曾弟兄所办的旅行团，亲身访问圣地和周边各国，亲眼看见参天的香柏树，亲口吃加利利海的彼得鱼，亲脚踏在第三圣殿的遗迹上，亲身浸在死海的高盐分水里，亲自体验圣地风光，实乃一生难得的经历。又遍历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观光胜地碧瑶、中部的奎松市、马尼拉、南部的宿雾市、民答那峨岛的达沃市和周边山区。又在澳洲的悉尼受到孙务信老弟兄夫妇的盛情款待，陪同我们夫妇到海边畅谈一整天。

访问日本、台湾、新加坡和泰国

2024 年三、四月之间，我们夫妇两人曾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访问姊妹的娘家，日本的众教会，台湾的教会和亲人、新加坡的教会和圣徒，在曼谷会见从国内特地飞来的六位教会领袖以及泰国当地的圣徒们。我姊妹的娘家被大地震震毁，我们去关心娘家的后辈亲人，资助一万美元重建新屋，为数不多，聊表一点心意。岳母曾留给女儿们股份，但我们全部送给外甥女。台湾从北到南，马不停蹄地访问多年未曾见面的亲人，又与圣徒们分享主里的恩典。在新加坡重温昔日所服事的南洋大学校园和圣徒，拜访林安庆夫妇等比我们更年长的圣徒们。在泰国又特意到清迈，访问主内故人的后代，留下经济上的帮助(数千美元)。然后满怀着喜乐的心回美。返程的飞机上，血压飙高到

超过二百，一路昏昏沉沉，几乎不能再起。但返抵家门后，仍旧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给国内多地教会在 Zoom 上完成全套事奉造就的培训。

在科罗拉多州山上度假

2024 年八月间，我们夫妻两人和德州达拉斯附近的二十多位弟兄姊妹，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南方邻近北美第二高峰阿尔伯特山的一处退修牧场，接受黄亭春弟兄的盛情招待。在牧场中的小湖边，我们给三位新蒙恩的弟兄姊妹施浸。我们在那里，过了八天的在地若天的美妙生活，我姊妹最喜欢在夜里观赏天上的繁星，彷佛就在近眼处闪烁着。我为着拿望远镜给她，绊倒在地板上，割破了额头，幸无大碍。

惊闻蒋宏隆中风被主接去

蒋宏隆弟兄比我年轻十岁，高中生时期便被我小弟带领得救，于主后 2022 年将查经网站的行政移交给他，原本打算万一我被主接去，他至少仍可帮我维持网站的运作十年。想不到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反而比我更早去见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为人祥和、诚实、殷勤，照顾晚辈尽心竭力。2025 年六月底，正在农场帮合伙的姊妹除草，突然脑中风倒地，从此不起，非常婉惜与想念。

感谢主，立即安排一个六人团队，原来在美国各州和台湾，均具聚会处背景的同工们，有负担承接网站事工，使我放下悬念。他们是：陆惠晨、陈吉亮、林建利、李健熙、曾华希、张主恩等位弟兄。

一生先后经管四个人的财产

我一生先后有四个人捧着他们的钱要求我暂时代替他们看管，包括：(1)我在美国工作时的老板，做过他财产的法定代理人。(2)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杨基铨夫人在美国的银行户头，曾有一位姊妹代管时，擅自取用了户头里约十万美金，东窗事发，改由我代管，数年后顺利移交。(3)新加坡程瑞甫长老先后所汇来约二百万美元，最后汇回六万元余款，顺利结束受托。(4)王方源老弟兄夫妇的私人钱财，在他们两人都过世后，顺利按照王弟兄的遗嘱结清。